

翻轉

翻電貳點零

# 春秋霸

中國史與思想史

禮崩樂壞，道德底  
也非傳統習俗，而是一  
合理性之爭，每個人都以不同  
的禮和理維繫著自己利益的  
理性，不過這僅僅是個視角和  
面相，在孔子的時代「這樣的



節三 禮與理的巨人之爭  
2021/10/11 8PM WECHATLIVE  
報名請按二維碼並打 報名

## CHAPTER3 我们何以不同

基础问题意识：在现代化进程中，我们再次扎入“中国特殊论”。当然作为一个延续至今的古典文明，特殊是一定的，但这个特殊性到底是什么呢？

## EPISODE03 五伯的德与失

基础问题意识：春秋五霸（伯），既是该时期最典型的史实，也是礼崩乐坏的典型事例，那么在礼崩乐坏是“合理性对抗”的视角下，这是种什么样的过程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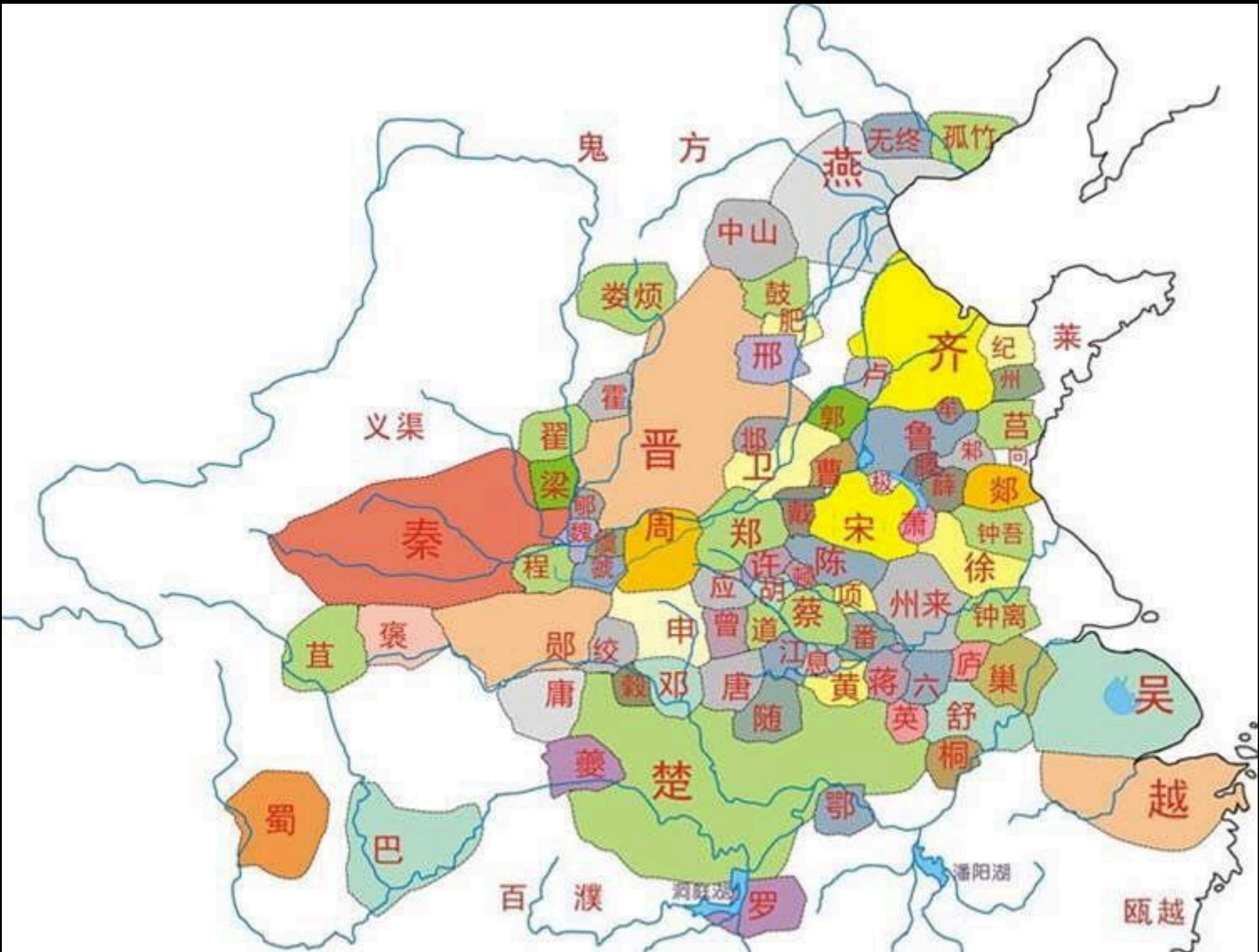
翻电2.0 整体章节

1 纯粹理性批判 / 2 哲学研究 / 3 论语 / 4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 
/ 5 性经验史 / 6 理想国 / 7 精神现象学 / 8 存在与时间



# 春秋初期的诸侯国

800诸侯国



公爵国家：宋国（殷商后裔）、杞国（夏后裔）

侯爵国家：齐国（姜姓后裔）、鲁国（姬姓后裔）、卫国（姬姓后裔）、晋国（姬姓后裔）、陈国（妫姓后裔）

伯爵国家：郑国（姬姓国家）、秦国（嬴姓国家）

子爵国家：楚国（芈姓国家）

不同的出身决定了不同的观念

# 齐国田氏的说法

一种血统的合法性

齐国（姜姓）

田氏（陈国妫姓）

田氏的合法性来源：

妫姓：舜的后裔（比禹更接近黄帝）

田成子母亲是宋国贵族：殷商后裔

齐鲁两国：襄公与文姜私通后裔（姬姓失德）

---

《春秋》、《公羊》、《谷梁》都不是周天子命人所做

# PART 1

郑庄公

春秋初期的“小霸”

# 郑伯庄公

姬姓

其父郑武公，周朝卿士。平王东迁唯二支持的国家。



兵甲亟作曰庄。睿圉克服曰庄。胜敌志强曰庄。死于原野曰庄。屡征杀伐曰庄。武而不遂曰庄。

——《逸周书·谥法解》

## 平王东迁拥立，在王室做卿士

《春秋》出现的第一个非鲁国国家  
隐公元年夏，五月，郑伯克段于鄢。

# 郑伯克段于鄢

这句话就有很多“春秋笔法”

克之者何？杀之也。杀之则曷为谓之克？大郑伯之恶也。曷为大郑伯之恶？母欲立之，已杀之，如勿与而已矣。段者何？郑伯之弟也。何以不称弟？当国也。其地何？当国也。齐人杀无知何以不地？在内也。在内虽当国不地也，不当国虽在外亦不地也。——《公羊传·隐公元年》

段不弟，故不言弟；如二君，故曰克；称郑伯，讥失教也：谓之郑志。不言出奔，难之也。——《左传·隐公元年》

---

庄公上台，就立即面对兄弟夺权之事

# 杀掉自己夺权的弟弟

这有什么问题吗？

今京不度，非制也，君将不堪。”公曰：“姜氏欲之，焉辟害？”对曰：“姜氏何厌之有！不如早为之所，无使滋蔓，蔓难图也。蔓草犹不可除，况君之宠弟乎！”公曰：“多行不义，必自毙，子姑待之。”——《左传·隐公元年》

既而大叔命西鄙、北鄙贰于己。公子吕曰：“国不堪贰，君将若之何？欲与大叔，臣请事之；若弗与，则请除之，无生民心。”公曰：“无庸，将自及。”大叔又收贰以为己邑，至于廩延。子封曰：“可矣，厚将得众。”公曰：“不义不暱，厚将崩。”

大叔完聚，缮甲兵，具卒乘，将袭郑，夫人将启之。公闻其期，曰：“可矣！”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。京叛大叔段，段入于鄢，公伐诸鄢。五月辛丑，大叔出奔共。——《左传·隐公元年》

---

## 郑庄公故事中真正的“合于礼法者”

颍考叔为颍谷封人，闻之，有献于公，公赐之食，食舍肉。公问之，对曰：“小人有母，皆尝小人之食矣，未尝君之羹，请以遗之。”公曰：“尔有母遗，繄我独无！”颍考叔曰：“敢问何谓也？”公语之故，且告之悔。对曰：“君何患焉？若阙地及泉，隧而相见，其谁曰不然？”公从之。公入而赋：“大隧之中，其乐也融融！”姜出而赋：“大隧之外，其乐也泄泄！”遂为母子如初。——《左传·隐公元年》

## 恶如何生恶与恶如何中断的故事

# 支持平王的代价

周获得郑的支持有何代价？

郑武公、庄公为平王卿士。王贰于虢，郑伯怨王，王曰“无之”。故周、郑交质。王子狐为质于郑，郑公子忽为质于周。王崩，周人将畀虢公政。四月，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。秋，又取成周之禾。周、郑交恶。——《左传·隐公三年》

君子曰：“信不由中，质无益也。明恕而行，要之以礼，虽无有质，谁能间之？苟有明信，涧溪沼沚之毛，蘋蘩蕰藻之菜，筐筥錡釜之器，潢汙行潦之水，可荐于鬼神，可羞于王公，而况君子结二国之信，行之以礼，又焉用质？《风》有《采芣》、《采蘋》，《雅》有《行苇》、《泂酌》，昭忠信也。”——《左传·隐公三年》

---

背离礼仪的信任和支持  
需要支付野心的代价



# 交恶的开始

隐公六年

往岁，郑伯请成于陈，陈侯不许。五父谏曰：“亲仁善邻，国之宝也。君其许郑。”陈侯曰：“宋、卫实难，郑何能为？”遂不许。君子曰：“善不可失，恶不可长，其陈桓公之谓乎！长恶不悛，从自及也。虽欲救之，其将能乎？《商书》曰：‘恶之易也，如火之燎于原，不可乡迩，其犹可扑灭？’周任有言曰：‘为国家者，见恶如农夫之务去草焉，芟夷蕴崇之，绝其本根，勿使能殖，则善者信矣。’”

——《左传·隐公六年》

郑伯如周，始朝桓王也。王不礼焉。周桓公言于王曰：“我周之东迁，晋、郑焉依。善郑以劝来者，犹惧不兢，况不礼焉？郑不来矣！”——《左传·隐公六年》

---

因为欺软怕硬而轻慢邻邦（郑是伯爵国家，宋卫是公爵侯爵国家）

因为旧愁结怨而失去礼数

# 宋、卫、陈与郑庄公的战争

庄公登上霸者地位

齐人卒平宋、卫于郑。秋，会于温，盟于瓦屋，以释东门之役，礼也。八月丙戌，郑伯以齐人朝王，礼也。

——《左传·隐公八年》

宋公不王。郑伯为王左卿士，以王命讨之，伐宋。宋以入郕之役怨公，不告命。公怒，绝宋使。

——《左传·隐公九年》

郑伯伐宋。六月戊申，公会齐侯、郑伯于老桃。壬戌，公败宋师于营。庚午，郑师入郕。辛未，归于我。庚辰，郑师入防。辛巳，归于我。君子谓：“郑庄公于是乎可谓正矣。以王命讨不庭，不贪其土以劳王爵，正之体也。”——《左传·隐公十年》

---

秋七月庚寅，郑师入郕。犹在郕，宋人、卫人入郑。蔡人从之，伐戴。八月壬戌，郑伯围戴。癸亥，克之，取三师焉。宋、卫既入郑，而以伐戴召蔡人，蔡人怒，故不和而败。九月戊寅，郑伯入宋。冬，齐人、郑人入郕，讨违王命也。——《左传·隐公十年》

道义、结果、处理的全面胜利

# 战争胜利中的另一种崩坏

## 战争成果的接受

六月壬戌，公败宋师于菅。辛未取郕，辛巳取防，取邑不曰，此何以曰？一月而再取也。何言乎一月而再取？甚之也。内大恶讳，此其言甚之何？《春秋》录内而略外，于外大恶书。小恶不书。于内大恶讳。小恶书。——《公羊传·隐公十年》

郑伯将伐许，五月甲辰，授兵于大宫。公孙阏与颍考叔争车，颍考叔挟辀以走，子都拔棘以逐之，及大逵，弗及，子都怒。——《左传·隐公十一年》

秋七月，公会齐侯、郑伯伐许。庚辰，傅于许，颍考叔取郑伯之旗螯弧以先登。子都自下射之，颠。瑕叔盈又以螯弧登，周麾而呼曰：“君登矣！”郑师毕登。壬午，遂入许。许庄公奔卫。齐侯以许让公。公曰：“君谓许不共，故从君讨之。许既伏其罪矣，虽君有命，寡人弗敢与闻。”乃与郑人。——《左传·隐公十一年》

---

没有合宜的争功

# 什么是应得的东西？

一种儒家的观点

郑伯使许大夫百里奉许叔以居许东偏，曰：“天祸许国，鬼神实不逞于许君，而假手于我寡人。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亿，其敢以许自为功乎？寡人有弟，不能和协，而使糊其口于四方，其况能久有许乎？吾子其奉许叔以抚柔此民也，吾将使获也佐吾子。若寡人得没于地，天其以礼悔祸于许？无宁兹许公复奉其社稷。唯我郑国之有请谒焉，如旧昏媾，其能降以相从也。无滋他族，实逼处此，以与我郑国争此土也。吾子孙其覆亡之不暇，而况能禋祀许乎？寡人之使吾子处此，不唯许国之为，亦聊以固吾圉也。”乃使公孙获处许西偏，曰：“凡而器用财贿，无置于许。我死，乃亟去之。吾先君新邑于此，王室而既卑矣，周之子孙日失其序。夫许，大岳之胤也，天而既厌周德矣，吾其能与许争乎？”——《左传·隐公十一年》

---

君子谓：“郑庄公于是乎有礼。礼，经国家，定社稷，序民人，利后嗣者也。许无刑而伐之，服而舍之，度德而处之，量力而行之，相时而动，无累后人，可谓知礼矣。”——《左传·隐公十一年》

不留下恶的后续



# 什么是应该施加的惩罚？

惩罚是必须足额施加的么？

郑伯使卒出玃，行出犬鸡，以诅射颖考叔者。君子谓：“郑庄公失政刑矣。政以治民，刑以正邪，既无德政，又无威刑，是以及邪。邪而诅之，将何益矣！”——《左传·隐公十一年》

---

坏事已经发生，足额惩处的意义是什么？

# 郑国的仁义

庄公末年

战胜宋国。因为纪国纷争，被蔡、卫、陈、虢、周天子军队讨伐。  
大败联军。

郑师合以攻之，王卒大败。祝聃射王中肩，王亦能军。祝聃请从之。公曰：“君子不欲多上人，况敢陵天子乎！苟自救也，社稷无陨，多矣。”夜，郑伯使祭足劳王，且问左右。——《左传·桓公五年》

协助齐国伐北戎。

公之未昏于齐也，齐侯欲以文姜妻郑太子忽。太子忽辞，人问其故，太子曰：“人各有耦，齐大，非吾耦也。《诗》云：‘自求多福。’在我而已，大国何为？”君子曰：“善自为谋。”及其败戎师也，齐侯又请妻之，固辞。人问其故，太子曰：“无事于齐，吾犹不敢。今以君命奔齐之急，而受室以归，是以师昏也。民其谓我何？”遂辞诸郑伯。——《左传·桓公六年》

---

庄公后的结局是什么？

# PART2

齐桓公

真正的“春秋首霸”

# 一个混乱的开始

从上一次提到被太子忽拒绝的文姜开始

文姜私通的是其兄长齐襄公

襄公排遣的杀手彭生化野猪而归，被兵变。

襄公堂弟公孙无知即位

鲍叔牙与襄公弟小白入莒

管仲与襄公弟纠入鲁

三兄弟混战，小白胜出，为桓公

鲍叔帅师来言曰：“子纠，亲也，请君讨之。管、召、仇也，请受而甘心焉。”乃杀子纠于生窦，召忽死之。管仲请囚，鲍叔受之，及堂阜而税之。归而以告曰：“管夷吾治于高傒，使相可也。”公从之。——《左传·庄公九年》

---

一种遗传的“恶”（田氏笔法）



# 左传作为田氏私家史

## 关于陈国公子敬仲的描述

二十二年春，陈人杀其太子御寇，陈公子完与颛孙奔齐。颛孙自齐来奔。——《左传·庄公二十二年》

齐侯使敬仲为卿。辞曰：“羈旅之臣，幸若获宥，及于宽政，赦其不闲于教训而免于罪戾，弛于负担，君之惠也，所获多矣。敢辱高位，以速官谤。请以死告。《诗》云：‘翘翘车乘，招我以弓，岂不欲往，畏我友朋。’”使为工正。——《左传·庄公二十二年》

饮桓公酒，乐。公曰：“以火继之。”辞曰：“臣卜其昼，未卜其夜，不敢。”君子曰：“酒以成礼，不继以淫，义也。以君成礼，弗纳于淫，仁也。”——《左传·庄公二十二年》

---

很明显齐桓公是敬仲的工具人

# 陈国田氏的即位神话

## 田氏代齐的合法性

陈厉公，蔡出也。故蔡人杀五父而立之，生敬仲。其少也。周史有以《周易》见陈侯者，陈侯使筮之，遇《观》之《否》。曰：“是谓‘观国之光，利用宾于王。’此其代陈有国乎。不在此，其在异国；非此其身，在其子孙。光，远而自他有耀者也。《坤》，土也。《巽》，风也。《乾》，天也。风为天于土上，山也。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，于是乎居土上，故曰：‘观国之光，利用宾于王。’庭实旅百，奉之以玉帛，天地之美具焉，故曰：‘利用宾于王。’犹有观焉，故曰其在后乎。风行而著于土，故曰其在异国乎。若在异国，必姜姓也。姜，大岳之后也。山岳则配天，物莫能两大。陈衰，此其昌乎。”——《左传·庄公二十二年》

及陈之初亡也，陈桓子始大于齐。其后亡也，成子得政。——《左传·庄公二十二年》

---

写了和庄公二十二年没有关系的事情

# 桓公：有功而无礼

作为一个不被认可的霸主

三十一年夏六月，齐侯来献戎捷，非礼也。凡诸侯有四夷之功，则献于王，王以警于夷。中国则否。诸侯不相遗俘。——《左传·庄公三十一年》

闵公，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，故齐人立之。共仲通于哀姜，哀姜欲立之。闵公之死也，哀姜与知之，故孙于邾。齐人取而杀之于夷，以其尸归，僖公请而葬之。——《左传·闵公二年》

（夫人氏之丧至自齐。君子以齐人杀哀姜也为已甚矣，女子，从人者也。）

齐侯与蔡姬乘舟于圉，荡公。公惧，变色。禁之，不可。公怒，归之，未绝之也。蔡人嫁之。——《左传·僖公三年》

宰孔先归，遇晋侯曰：“可无会也。齐侯不务德而勤远略，故北伐山戎，南伐楚，西为此会也。东略之不知，西则否矣。其在乱乎。君务靖乱，无勤于行。”晋侯乃还。——《左传·僖公九年》

---

齐桓公之“霸”，在春秋中并不是什么好事儿

# 齐桓公：甚至算不上霸王

## 《公羊传》对齐桓公的描述

春，诸侯城缘陵。孰城之？城杞也。曷为城杞？灭也。孰灭之？盖徐、莒胁之。曷为不言徐、莒胁之？为桓公讳也。曷为为桓公讳？上无天子，下无方伯，天下诸侯有相灭亡者。桓公不能救，则桓公耻之也。然则孰城之？桓公城之。曷为不言桓公城之？不与诸侯专封也。曷为不与？实与而文不与。文曷为不与？诸侯之义不得专封也。诸侯之义不得专封，则其曰实与之何？上无天子，下无方伯，天下诸侯有相灭亡者，力能救之，则救之可也。——《公羊传·僖公十四年》

---

看来桓公的霸业，是很有问题的



# 荒唐的结束

桓公晚年

管仲有病，桓公往问之，曰：“仲父病，不幸卒于大命，将奚以告寡人？”管仲曰：“微君言，臣故将谒之。愿君去竖刁，除易牙，远卫公子开方。易牙为君主味，惟人肉未尝，易牙烹其子首而进之。夫人情莫不爱其子，今弗爱其子，安能爱君？君妒而好内，竖刁自宫以治内。人情莫不爱其身，身且不爱，安能爱君？开方事君十五年，齐、卫之间不容数日行，弃其母，久宦不归。其母不爱，安能爱君？臣闻之：‘矜伪不长，盖虚不久。’愿君去此三子者也。”管仲卒死，桓公弗行。及桓公死，虫出户不葬。——《韩非子·难一》

齐侯之夫人三：王姬，徐嬴，蔡姬，皆无子。齐侯好内，多内宠，内嬖如夫人者六人：长卫姬，生武孟；少卫姬，生惠公；郑姬，生孝公；葛嬴，生昭公；密姬，生懿公；宋华子，生公子雍。公与管仲属孝公于宋襄公，以为太子。雍巫有宠于卫共姬，因寺人貂以荐羞于公，亦有宠，公许之立武孟。管仲卒，五公子皆求立。冬十月乙亥，齐桓公卒。易牙入，与寺人貂因内宠以杀群吏，而立公子无亏。孝公奔宋。十二月乙亥赴。辛巳夜殯。——《左传·僖公十七年》

---

不可善终

# PART3

秦穆公

极其复杂的“秦晋之好”

# 晋国夷吾

晋惠公

晋献公废长立幼，排挤群公子，立奚齐，为里克杀。

公谓公孙枝曰：“夷吾其定乎？”对曰：“臣闻之，唯则定国。

《诗》曰：‘不识不知，顺帝之则。’文王之谓也。又曰：‘不僭不贼，鲜不为则。’无好无恶，不忌不克之谓也。今其言多忌克，难哉！”公曰：“忌则多怨，又焉能克？是吾利也。”——《左传·僖公九年》

冬，晋荐饥，使乞糒于秦。秦伯谓子桑：“与诸乎？”对曰：“重施而报，君将何求？重施而不报，其民必携，携而讨焉，无众必败。”谓百里：“与诸乎？”对曰：“天灾流行，国家代有，救灾恤邻，道也。行道，有福。”丕郑之子豹在秦，请伐晋。秦伯曰：“其君是恶，其民何罪？”秦于是乎输粟于晋，自雍及绛相继，命之曰“泛舟之役”。——《左传·僖公十三年》

冬，秦饥，使乞糒于晋，晋人弗与。庆郑曰：“背施无亲，幸灾不仁，贪爱不祥，怒邻不义。四德皆失，何以守国？”虢射曰：“皮之不存，毛将安傅？”庆郑曰：“弃信背邻，患孰恤之？无信患作，失授必毙，是则然矣。”虢射曰：“无损于怨而厚于寇，不如勿与。”庆郑曰：“背施幸灾，民所弃也。近犹仇之，况怨敌乎？”弗听。退曰：“君其悔是哉！”——《左传·僖公十四年》

---

秦穆公将如何对待晋惠公？

# 攻打晋国

穆公的德政

晋侯之入也，秦穆姬属贾君焉，且曰：“尽纳群公子。”晋侯烝于贾君，又不纳群公子，是以穆姬怨之。晋侯许赂中大夫，既而皆背之。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，东尽虢略，南及华山，内及解梁城，既而不与。晋饥，秦输之粟；秦饥，晋闭之籴，故秦伯伐晋。——《左传·僖公十五年》

大夫请以入。公曰：“获晋侯，以厚归也。既而丧归，焉用之？大夫其何有焉？且晋人戚忧以重我，天地以要我。不图晋忧，重其怒也；我食吾言，背天地也。重怒难任，背天不祥，必归晋君。”公子絷曰：“不如杀之，无聚慝焉。”子桑曰：“归之而质其太子，必得大成。晋未可灭而杀其君，只以成恶。且史佚有言曰：‘无始祸，无怙乱，无重怒。’重怒难任，陵人不祥。”乃许晋平。——《左传·僖公十五年》

---

秦穆公令晋惠公归国



# 厚待晋国

## 穆公的德政

十月，晋阴飴甥会秦伯，盟于王城。秦伯曰：“晋国和乎？”对曰：“不和。小人耻失其君而悼丧其亲，不惮征缮以立圉也，曰：‘必报仇，宁事戎狄。’君子爱其君而知其罪，不惮征缮以待秦命，曰：‘必报德，有死无二。’以此不和。”秦伯曰：“国谓君何？”对曰：“小人戚，谓之不免。君子恕，以为必归。小人曰：‘我毒秦，秦岂归君？’君子曰：‘我知罪矣，秦必归君。贰而执之，服而舍之，德莫厚焉，刑莫威焉。服者怀德，贰者畏刑。此一役也，秦可以霸。纳而不定，废而不立，以德为怨，秦不其然。’”秦伯曰：“是吾心也。”改馆晋侯，馈七牢焉。——《左传·僖公十五年》

是岁，晋又饥，秦伯又饩之粟，曰：“吾怨其君而矜其民。且吾闻唐叔之封也，箕子曰：‘其后必大。’晋其庸可冀乎！姑树德焉以待能者。”于是秦始征晋河东，置官司焉。——《左传·僖公十五年》

---

秦穆公令晋惠公归国

# 晋国再次背叛

## 晋国公子逃跑

晋大子圉为质于秦，将逃归，谓嬴氏曰：“与子归乎？”对曰：“子，晋大子，而辱于秦，子之欲归，不亦宜乎？寡君之使婢子侍执巾栉，以固子也。从子而归，弃君命也。不敢从，亦不敢言。”遂逃归。 ——《左传·僖公二十二年》

秦伯纳女五人，怀嬴与焉。奉匜沃盥，既而挥之。怒曰：“秦、晋匹也，何以卑我！”公子惧，降服而囚。 ——《左传·僖公二十三年》

---

晋文公重耳回国即位

# 秦晋确实交好

## 秦晋伐郑的矛盾

佚之狐言于郑伯曰：“国危矣，若使烛之武见秦君，师必退。”公从之。辞曰：“臣之壮也，犹不如人，今老矣，无能为也已。”公曰：“吾不能早用子，今急而求子，是寡人之过也。然郑亡，子亦有不利焉。”许之，夜缒而出，见秦伯，曰：“秦、晋围郑，郑既知亡矣。若亡郑而有益于君，敢以烦执事。越国以鄙远，君知其难也，焉用亡郑以陪邻。邻之厚，君之薄也。若舍郑以为东道主，行李之往来，共其乏困，君亦无所害。且君尝为晋君赐矣，许君焦、瑕，朝济而夕设版焉，君之所知也。夫晋何厌之有？既东封郑，又欲肆其西封，不阙秦，将焉取之？阙秦以利晋，唯君图之。”秦伯说，与郑人盟，使杞子、逢孙、扬孙戍之，乃还。——《左传·僖公三十年》

子犯请击之，公曰：“不可。微夫人力不及此。因人之力而敝之，不仁。失其所与，不知。以乱易整，不武。吾其还也。”亦去之。——《左传·僖公三十年》

---

秦穆公因利背信，逐渐失德

# 穆公伐郑

## 失败的开始

杞子自郑使告于秦，曰：“郑人使我掌其北门之管，若潜师以来，国可得也。”穆公访诸蹇叔，蹇叔曰：“劳师以袭远，非所闻也。师劳力竭，远主备之，无乃不可乎！师之所为，郑必知之。勤而无所，必有悖心。且行千里，其谁不知？”公辞焉。召孟明、西乞、白乙，使出师于东门之外。蹇叔哭之，曰：“孟子，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。”公使谓之曰：“尔何知？中寿，尔墓之木拱矣。”蹇叔之子与师，哭而送之，曰：“晋人御师必于殽。殽有二陵焉。其南陵，夏后皋之墓也；其北陵，文王之所辟风雨也。必死是间，余收尔骨焉。”秦师遂东。——《左传·僖公三十二年》

三十三年春，秦师过周北门，左右免胄而下。超乘者三百乘。王孙满尚幼，观之，言于王曰：“秦师轻而无礼，必败。轻则寡谋，无礼则脱。入险而脱。又不能谋，能无败乎？”——《左传·僖公三十三年》

---

## 穆公大败

秦伯素服郊次，乡师而哭曰：“孤违蹇叔以辱二三子，孤之罪也。不替孟明，孤之过也。大夫何罪？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。”——《左传·僖公三十三年》

殽之役，晋人既归秦师，秦大夫及左右皆言于秦伯曰：“是败也，孟明之罪也，必杀之。”秦伯曰：“是孤之罪也。周芮良夫之诗曰：‘大风有隧，贪人败类，听言则对，诵言如醉，匪用其良，覆俾我悖。’是贪故也，孤之谓矣。孤实贪以祸夫子，夫子何罪？”复使为政。——《左传·文公元年》

# 一个雪耻的故事

儒家对如何补救的重视

其后秦军接连被晋军大败

秦伯犹用孟明。孟明增修国政，重施于民。赵成子言于诸大夫曰：“秦师又至，将必辟之，惧而增德，不可当也。诗曰：‘毋念尔祖，聿修厥德。’孟明念之矣，念德不怠，其可敌乎？”

——《左传·文公二年》

秦伯伐晋，济河焚舟，取王官，及郊。晋人不出，遂自茅津济，封殽尸而还。遂霸西戎，用孟明也。君子是以知“秦穆公之为君也，举人之周也，与人之壹也；孟明之臣也，其不解也，能惧思也；子桑之忠也，其知人也，能举善也。《诗》曰：‘于以采蘋，于沼于沚，于以用之公侯之事’，秦穆有焉。‘夙夜匪解，以事一人，孟明有焉。‘治阙孙谋，以燕翼子’，子桑有焉。”——《左传·文公三年》

楚人灭江，秦伯为之降服、出次、不举、过数。大夫谏，公曰：“同盟灭，虽不能救，敢不矜乎！吾自惧也。”君子曰：“《诗》云：‘惟彼二国，其政不获，惟此四国，爰究爰度。’其秦穆之谓矣。”——《左传·文公四年》

---

秦穆公与孟明的故事，成为典范  
(恶作为善的基础)

# 很意外的结局

## 穆公的终局

秦伯任好卒。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、仲行、鍼虎为殉。皆秦之良也。国人哀之，为之赋《黄鸟》。君子曰：“秦穆之不为盟主也，宜哉。死而弃民。先王违世，犹诒之法，而况夺之善人乎！《诗》曰：‘人之云亡，邦国殄瘁。’无善人之谓。若之何夺之？”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长，是以并建圣哲，树之风声，分之采物，著之话言，为之律度，陈之艺极，引之表仪，予之法制，告之训典，教之防利，委之常秩，道之礼则，使毋失其土宜，众隶赖之，而后即命。圣王同之。今纵无法以遗后嗣，而又收其良以死，难以在上矣。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。——《左传·文公六年》

---

秦的传统是儒家所不接受的  
(对死后世界的否定)